舊唐書/卷1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高仙芝　封常清　哥舒翰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〇五
列傳第五十五　宇文融　韋堅　楊慎矜　王鉷

► 李林甫　楊國忠　張暐　王琚　王毛仲　陳玄禮

宇文融

宇文融，京兆萬年人，隋禮部尚書平昌公弼之玄孫也。祖節，貞觀中為尚書右丞，明習法令，以幹局見稱。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托於節，節遂奏之，太宗大悅，賜絹二百匹，仍勞之曰：「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，正以卿在省耳。」永徽初，累遷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代于志寧為侍中。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。父嶠，萊州長史。

融，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，明辯有吏幹，源乾曜、孟溫相次為京兆尹，皆厚禮之，俄拜監察御史。時天下戶口逃亡，免役多偽濫，朝廷深以為患。融乃陳便宜，奏請檢察偽濫，搜括逃戶。玄宗納其言，因令融充使推勾。無幾，獲偽濫及諸免役甚眾，特加朝散大夫，再遷兵部員外郎，兼侍御史。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，並攝御史，分往天下，所在檢括田疇，招攜戶口。其新附客戶，則免其六年賦調，但輕稅入官。議者頗以為擾人不便，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：

臣聞智者千慮，或有一失，愚夫千計，亦有一得。且無益之事繁，則不急之務眾；不急之務眾，則數役；數役，則人疲；人疲，則無聊生矣。是以太上務德，以靜為本；其次化之，以安為上。但責其疆界，嚴之堤防，山水之餘，即為見地。何必聚人阡陌，親遣括量，故奪農時，遂令受弊。又應出使之輩，未識大體，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，務以勾剝為計。州縣懼罪，據牒即征。逃亡之家，鄰保代出；鄰保不濟，又便更輸。急之

則都不謀生，緩之則慮法交及。臣恐逃逸從此更深。至如澄流在源，止沸由火，不可不慎。今之具僚，向逾萬數，蠹食府庫，侵害黎人。國絕數載之儲，家無經月之畜，雖其厚稅亦不可供。戶口逃亡，莫不由此。縱使伊、皐申術，管、晏陳謀，豈息茲弊？若以此給，將何以堪！雖東海、南山盡為粟帛，亦恐不足，豈括田稅客能周給也！

左拾遺楊相如上書，咸陳括客為不便。上方委任融，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，乃貶憬為盈川尉。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，田亦稱是。州縣希融旨意，務於獲多，皆虛張其數，亦有以實戶為客者。歲終征得客戶錢數百萬，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。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，上令集百僚於尚書省議。公卿已下懼融恩勢，皆雷同不敢有異詞，唯戶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，征籍外田稅，使百姓困弊，所得不補所失。無幾，瑒出為外職。

融乃馳傳巡歷天下，事無大小，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中書，省司亦待融指捻而後決斷。融之所至，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，百姓感其心，至有流淚稱父母者。融使還具奏，乃下制曰：

人惟邦本，本固邦寧，必在安人，方能固本。永言理道，實獲朕心。思所以康濟黎庶，寵綏華夏，上副宗廟乾坤之寄，下答宇縣貢獻之勤，何嘗不夜分輟寢，日旰忘食。然後以眇眇之身，當四海之貴。雖則長想遐邇，不可家至日見。至於宣布政教，安輯逋亡，言念再三，其勤至矣。莫副朕命，實用恧焉，當宸永懷，靜言厥緒。豈人流自久，招諭不還，上情靡通於下，眾心罔達於上。求之明發，想見其人。當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於延英殿，朕以人必土著，因議逃亡，嘉其忠讜，堪任以事，乃授其田戶紀綱，兼委之郡縣厘革，便令充使，奉以安人。遂能恤我黎元，克將朕命，發自夏首，及於歲終，巡按所及，歸首百萬。仍聞宣制之日，老幼欣躍，惟令是從，多流淚以感朕心，咸吐誠以荷王命。猶恐朕之薄德，未孚於人，撫字安存，更冀良算。遂命百司長吏，方州嶽牧，僉議廟堂，廣征異見。群詞盈於劄翰，環省彌於旬日，庶廣朕意，豈以為勞，稽眾考言，謂斯折衷。欲人必信，期於令行，凡爾司存，勉以遵守。

夫食為人天，富而後教，經教彝體，前哲至言。故平糴行於昔王，義倉加於近代，所以存九年之蓄，收上中之斂。穰賤則農不傷財，災饉則時無菜色，救人活國，其利博哉！今流戶大來，王田載理，敖庾之務，寤寐所懷。其客戶所稅錢，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，仍許預付價值，任粟麥兼貯。並舊常平錢粟，並委本道判官勾當處置，使斂散及時，務以矜恤。且分災恤患，州黨之常情；損餘濟闕，親鄰之善貸。故木鐸云徇，里胥均功，

夜績相從，齊俗以贍。今陽和布澤，丁壯就田，言念鰥煢，事資拯助。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，勸作農社，貧富相恤，耕耘以時。仍每至雨澤之後，種獲忙月，州縣常務，一切停減。使趨時急於備寇，尺璧賤於寸陰，是則天無虛施，人無遺力。

又政在經遠，功惟久著，今逃亡初復，居業未康，循逃戶及籍外剩田，猶宜勞徠，理資存撫。其十道分判官，三五年內，使就厥功，令有終始。當道覆屯，及須推劾，並以委之，不須廣差餘使，示專其事，不擾於人。政術有能，必行賞罰。其已奏復業歸首，勾當州縣，每季一申，不須挾名，致有勞擾。其歸首戶，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年戶色役，勿欺隱及其兩處征科。宣布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

中書令張說素惡融之為人，又患其權重，融之所奏，多建議爭之。融揣其意，先事圖之。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：「宇文融承恩用事，辯給多詞，不可不備也。」說曰：「此狗鼠輩，焉能為事！」融尋兼戶部侍郎。從東封還，又密陳意見，分吏部為十銓典選事，所奏又為說所抑。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說，廷奏其狀，說由是罷知政事。融恐說復用為己患，數譖毀之。上惡其朋黨，尋出融為魏州刺史。俄轉汴州刺史，又上表請用《禹貢》九河舊道，開稻田以利人，並回易陸運本錢，官收其利。雖興役不息，而事多不就。

十六年，復入為鴻臚卿，兼戶部侍郎。明年，拜黃門侍郎，與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融既居相位，欲以天下為己任，謂人曰：「使吾居此數月，庶令海內無事矣。」於是薦宋璟為右丞相，裴耀卿為戶部侍郎，許景先為工部侍郎，甚允朝廷之望。然性躁急多言，又引賓客故人，晨夕飲謔，由是為時論所譏。時禮部尚書、信安王祎為朔方節度使，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，驛召將下獄。祎既申訴得理，融坐阿黨李宙，出為汝州刺史，在相凡百日而罷。

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，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，貶昭州平樂尉。在嶺外歲餘，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回造船腳，隱沒鉅萬，給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，融於是配流巖州。地既瘴毒，憂恚發疾，遂詣廣府，將停留未還。都督耿仁忠謂融曰：「明公負朝廷深譴，以至於此，更欲故犯嚴命，淹留他境，仁忠見累，誠所甘心，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，必不相容也。」融遽還，卒於路。上聞之，思其舊功，贈臺州刺史。

韋堅

韋堅，京兆萬年人。父元珪，先天中，銀青光祿大夫，開元初，袞州刺史。堅姊為贈惠宣太子妃，堅妻又楚國公姜皎女，堅妹又為皇太子妃，中外榮盛，故早從官敘。二十五年，為長安令，以幹濟聞。與中貴人善，探候主意。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顧，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，所在置吏督察，以裨國之倉廩，歲益鉅萬。玄宗以為能。

天寶元年三月，擢為陝郡太守、水陸轉運使。自西漢及隋，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，以通山東租賦。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，截灞、浐水傍渭東註，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。於長安東九里長樂坡下、浐水之上架苑墻，東面有望春樓，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，二年而成。堅預於東京、汴、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於潭側，其船皆署牌表之。若廣陵郡船，即於栿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、鏡、銅器、海味；丹陽郡船，即京口綾衫段；晉陵郡船，即折造官端綾繡，會稽郡船，即銅器、羅、吳綾、絳紗；南海郡船，即玳瑁、真珠、象牙、沈香；豫章郡船，即名瓷、酒器、茶釜、茶鎚、茶碗；宣城郡船，即空青石、紙筆、黃連；始安郡船，即蕉葛、蚺蛇膽、翡翠。船中皆有米，吳郡即三破糯米、方丈綾。凡數十郡。駕船人皆大笠子、寬袖衫、芒屨，如吳、楚之制。先是，人間戲唱歌詞云：「得〈丁紇反〉體〈都董反〉紇那也，紇囊得體耶？潭裏船車鬧，揚州銅器多。三郎當殿坐，看唱《得體歌》。」至開元二十九年，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，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，發中使求而得之，以為殊祥，改桃林為靈寶縣。及此潭成，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潭，又致揚州銅器，翻出此詞，廣集兩縣官，使婦人唱之，言：「得寶弘農野，弘農得寶耶！潭裏船車鬧，揚州銅器多。三郎當殿坐，看唱《得寶歌》。」成甫又作歌詞十首，白衣缺胯綠衫，錦半臂，偏袒膊，紅羅抹額，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。和者婦人一百人，皆鮮服靚妝，齊聲接影，鼓笛胡部以應之。餘船洽進，至樓下，連檣彌亙數里，觀者山積。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船墻竿，人人駭視。

堅跪上諸郡輕貨，又上百牙盤食，府縣進奏，教坊出樂疊奏。玄宗歡悅，下詔敕曰：

古之善政者，貴於足食，欲求富國者，必先利人。朕關輔之間，尤資殷贍，比來轉輸，未免艱辛，故置比潭，以通漕運。萬代之利，一朝而成，將允葉於永圖，豈苟求於縱觀。其陝郡太守韋堅，始終檢校，夙夜勤勞，賞以懋功，則惟常典。宜特與三品，仍改授一三品京官兼太守，判官等並即量與改轉。其專知檢校始末不離潭所者並孔目官，及至典選日，優與處分，仍委韋堅具名錄奏。應役人夫等，雖各酬傭直，終使役日多，並放今年地稅。且啟鑿功畢，舟楫已通，既涉遠途，又能先至，永言勸勵，稍宜甄獎。其押運綱各賜一中上考，準前錄奏。船夫等宜共賜錢二千貫，以充宴樂。外郡進上物，賜貴戚

朝官。賜名廣運潭。

時堅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寶物供樓上鋪設，進食竟日而罷。

李林甫以堅姜氏婿，甚狎之。至是懼其詭計求進，承恩日深，堅又與李適之善，益怒之，恐入為相，乃與腹心構成其罪。四月，進銀青光祿大夫、左散騎常侍、陝郡太守、水陸轉運使，勾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；又以判官元捴、豆盧友除監察御史。三年正月，堅又加兼御史中丞，封韋城男。九月，拜守刑部尚書，奪諸使，以楊慎矜代之。

五載正月望夜，堅與河西節度、鴻臚卿皇甫惟明夜遊，同過景龍觀道士房，為林甫所發，以堅戚裏，不合與節將狎暱，是構謀規立太子。玄宗惑其言，遽貶堅為縉雲太守，惟明為播川太守。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，籍其資財。六月，又貶堅為江夏員外別駕。又構堅與李適之善，貶適之為宜春太守。七月，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，堅弟將作少匠蘭、鄠縣令冰、兵部員外郎芝、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。至十月，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，諸弟及男諒並死。堅妻姜氏，林甫以其久遭輕賤，特放還本宗。倉部員外郎鄭章貶南豐丞，殿中侍御史鄭欽說貶夜郎尉，監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，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，連累者數十人。又敕嗣薛王琄夷陵郡員外別駕長任，其母隨男任；女婿新貶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。肅宗時為皇太子，恐懼上表，稱與新婦離絕。七載，嗣薛王琄停，仍於夜郎郡安置，其母亦勒隨男。堅貶黜後，林甫諷所司發使於江淮、東京緣河轉運使，恣求堅之罪以聞，因之綱典船夫溢於牢獄，郡縣征剝不止，鄰伍盡成裸形，死於公府，林甫死乃停。

楊慎矜

楊慎矜，隋煬帝玄孫也。曾祖隋齊王暕，祖正道，大業末，隨宇文化及至河北，為竇建德所破，因與其祖母蕭皇后入於建德軍，建德送於突厥處羅可汗牙。貞觀初，李靖擊破頡利可汗，胡酋康蘇密以蕭后及正道歸，授尚衣奉御。父隆禮，長安中天官郎中，神龍後，歷洛、梁、滑、汾、懷五州刺史，皆以清嚴能檢察人吏絕於欺隱聞。景雲中，以名犯玄宗上字，改為崇禮。開元初，擢為太府少卿，雖錢帛充牣，丈尺間皆躬自省閱，時議以為前後為太府者無與為比。擢拜太府卿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進封弘農郡公。在職二十年，公清如一。年九十餘，授戶部尚書致仕。時太平且久，御府財物山積，以為經楊卿者無不精好，每歲勾剝省便出錢數百萬貫。

慎矜沈毅有材幹，任氣尚朋執。初，為汝陽令，有能名。崇禮罷太府，玄宗訪其子堪委其父任者。宰臣以慎餘、慎矜，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，而慎矜為其最，因拜監察御史，知太府出納。慎餘先為司農丞，除太子舍人，監京倉。尋丁父憂。二十六年服闋，累遷侍御史，仍知太府出納。慎名授大理評事，攝監察御史，充都含嘉倉出納使，甚承恩顧。慎矜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，皆令本州征折估錢，轉市輕貨，州縣征調，不絕於歲月矣。在臺數年，又專知雜事，風格甚高。

天寶二年，遷權判御史中丞，充京畿采訪使，知太府出納使並如故。時右相李林甫握權，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，懼不敢居其任，固讓之，因除諫議大夫，兼侍御史，仍依舊知太府出納。以鴻臚少卿蕭諒為御史中丞，諒至臺，無所捴讓，頗不相能，竟出為陜郡太守。林甫以慎矜屈於己，復擢為御史中丞，仍充諸道鑄錢使，餘如故。

時散騎常侍、陜郡太守韋堅兼御史中丞，為水陸漕運使，權傾宰相。侍御史王鉷推堅獄，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，鉷恨之，林甫亦憾焉。慎矜與鉷父璿中外兄弟，鉷即表侄，少相狎，鉷入臺，慎矜為臺端，亦有推引。及鉷遷中丞，雖與鉷同列，每呼為王鉷，鉷恃與林甫善，漸不平之。五載，慎矜遷戶部侍郎，中丞、使如故。林甫見慎矜受主恩，心嫉之，又知王鉷於慎矜有間，又誘而啖之，鉷乃伺其隙以陷之。慎矜奪鉷職田，背詈鉷，詆其母氏，鉷不堪其辱。慎矜性疏快，素昵於鉷，嘗話讖書於鉷，又與還俗僧史敬忠遊處，敬忠有學業。鉷於林甫構成其罪，云慎矜是隋家子孫，心規克復隋室，故蓄異書，與兇人來往，而說國家休咎。

時天寶六載十一月，玄宗在華清宮，林甫令人發之。玄宗震怒，繫之於尚書省，詔刑部尚書蕭隱之、大理卿李道邃、少卿楊璹、侍御史楊釗、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；又使京兆士曹吉溫往東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監慎餘、弟洛陽令慎名等雜訊之；又令溫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，便赴行在所。先令盧鉉收太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，繫而推之，瑄不肯答辯。鉉百端拷訊不得，乃令不良枷瑄，以手力絆其足，以木按其足間，　　其枷柄向前，挽其身長校數尺，腰細欲絕，眼鼻皆血出，謂之「驢駒拔撅」，瑄竟不肯答。又使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，無所得，拷其小妻韓珠團，乃在豎櫃上作一暗函盛讖書等，鉉於袖中出而納之，詬以示慎矜。慎矜曰：「他日不見，今乃來，是命也。吾死也。」及溫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，使證說之：「若至溫湯，即求首陳不可得矣。」去溫湯十餘里，敬忠乞紙筆於桑樹下具吐之。比見慎矜，敬忠證之，慎矜皆引實。二十五日，詔楊慎矜、慎餘、慎名並賜自盡；史敬忠決重杖一百；鮮于賁、范滔並決重杖，配流遠郡；慎矜外

甥前通事舍人辛景湊決杖配流。義陽郡司馬、嗣虢王巨與敬忠相識，解官於南賓郡安置；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，長流嶺南臨封郡，亦死於流所。慎矜兄弟並史敬忠莊宅官收，以男女配流嶺南諸郡；其張瑄、万俟承暉、鮮于賁等準此配流。乃使臨察御史顏真卿送敕至東京，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名，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敕示之。慎名見慎矜賜自盡，初尚撫膺，及聞慎餘及身皆爾，遂止。及宣敕了，慎名曰：「今奉聖恩，不敢稽留晷刻，但以寡姊老年，請作數行書以別之。」寓揖真卿，真卿許之。慎名神色不變，入房中作書曰：「拙於謀運，不能靜退。兄弟並命，唯姊尚存，老年孤煢，何以堪此！」書後又數條事。又宅中作一板池，池中魚一皆放之，遂縊而死。監察御史平冽賫敕至大理寺，慎餘聞死，合掌指天而縊。

初，慎矜至溫湯，正食，忽見一鬼物長丈餘，硃衣冠幘，立於門扇後，慎矜叱之，良久不滅，以熱羹投之乃滅。無何，下獄死。兄弟甚友愛，事寡姊如母，皆偉儀形，風韻高朗，愛客喜飲，籍甚於時。慎名嘗覽鏡，見其鬚面神彩，有過於人，覆鏡嘆惋曰：「吾兄弟三人，盡長六尺餘，有如此貌、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，難矣！何不使我少體弱耶？」竟如其言。

王鉷

王鉷，太原祁人也。祖方翼，夏州都督，為時名將，生　　、璿、珣。　　、璿，開元初並歷中書舍人。珣，兵部侍郎、秘書監。鉷，即璿之孽子。開元十年，為鄠縣尉、京兆尹稻田判官。二十四年，再遷監察御史。二十九年，累除戶部員外郎，常兼御史。天寶二年，充京和市和糴使，遷戶部郎中。三載，長安令柳升以賄敗。初，韓朝宗為京兆尹，引升為京令。朝宗又於終南山下為苟家觜買山居，欲以避世亂。玄宗怒，敕鉷推之，朝宗自高平太守貶為吳興別駕。又加鉷長春宮使。四載，加勾戶口色役使，又遷御史中丞，兼充京畿采訪使。五載，又為京畿、關內道黜陟使，又兼充關內采訪使。

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事。誅謀不利於東儲，以除不附己者，而鉷有吏幹，倚之轉深，以為己用。既為戶口色役使，時有敕給百姓一年復。鉷即奏征其腳錢，廣張其數，又市輕貨，乃甚於不放。輸納物者有浸漬，折估皆下本郡徵納。又敕本郡高戶為租庸腳士，皆破其家產，彌年不了。恣行割剝，以媚於時，人用嗟怨。古制，天子六宮，皆有品秩高下，其俸物因有等差。唐法沿於周、隋，妃嬪宮官，位有尊卑，亦隨其品而給授，以供衣服鉛粉之費，以奉於宸極。玄宗在位多載，妃御承恩多賞賜，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。鉷探旨意，歲進錢寶百億萬，便貯於內庫，以恣主恩錫賚。鉷云：「此是常年額外物，

非徵稅物。」玄宗以為鉷有富國之術，利於王用，益厚待之。丁嫡母憂，起復舊職，使如故。

七載，又加檢察內作事，遷戶部侍郎，仍兼御史中丞，賜紫金魚袋。八載，兼充閑廄使及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、隴右群牧都支度營田使，餘並如故。太白山人李渾言於金星洞見老人，云有玉版石記符，聖上長生久視。玄宗令鉷入山洞求而得之。因上尊號，加鉷銀青光祿大夫、都知總監及栽接等使。九載五月，兼京兆尹，使並如故。

鉷威權轉盛，兼二十餘使，近宅為使院，文案堆積，胥吏求押一字，即累日不遂。中使賜遺，不絕於門，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。林甫子岫為將作監，供奉禁中；鉷子準衛尉少卿，亦鬥雞供奉，每謔岫，岫常下之。萬年尉韋黃裳、長安尉賈季鄰常於廳事貯錢數百緡，名倡珍饌，常有備擬，以候準所適。又於宅側自有追歡之所。鉷與弟戶部郎中銲，召術士任海川遊其門，問其相命，言有王否。海川震懼，潛匿不出。鉷懼泄其事，令逐之，至馮翊郡，得，誣以他事杖殺之。定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，聞之，話於私庭，乃被侍兒說於傭保者。或有憾於會，告於鉷，鉷遣賈季鄰收於長安獄，入夜縊之，明辰載屍還其家。會皇堂外甥，同產兄王繇尚永穆公主，而惕息不敢言。

十載，封太原縣公，又兼殿中監。十一載四月，銲與故鴻臚少卿邢璹子綷情密累年，綷潛構逆謀，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龍武將軍，因燒諸城門及市，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、左相陳希烈等。先期二日事發，玄宗臨朝，召鉷，上於玉案前過狀與鉷。鉷好弈棋，綷善棋，鉷因銲與之交故，至是意銲在綷處金城坊，密召之，日晏，始令捕賊官捕之。萬年尉薛榮光、長安尉賈季鄰等捕之，逢銲於化度寺門。季鄰為鉷所引用，為赤尉，銲謂之曰：「我與邢綷故舊，綷今反，恐事急妄相引，請足下勿受其言。」榮先等至綷門，綷等十餘人持弓刃突出，榮先等遂與格戰。季鄰以銲語白鉷，鉷肱謂之曰：「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！」鉷與國忠共討逐綷，綷下人曰：「勿損太夫人。」國忠為劍南節度使，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：「賊有號，不可戰。」須臾，驃騎大將軍、內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之，綷為亂兵所斬，擒其黨善射人韋瑤等以獻。國忠以白玄宗，玄宗以鉷委任深，必不與之知情，鉷與銲別生，嫉其富貴，故欲陷鉷耳，遂特原銲不問，然意欲鉷請罪之。上密令國忠諷之，國忠不敢泄上意，諷鉷曰：「且主上眷大夫深，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，但抗疏請罪郎中。郎中亦未必至極刑，大夫必存，何如並命！」鉷俯首久曰：「小弟先人餘愛，平昔頻有處分，義不欲捨之而謀存。」乃進狀。十二日，鉷入朝，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，鉷恨之，憤訴言氣頗高。鉷朝回，於中書侍郎廳修表，令人進狀，門司已不納矣。須臾，敕希烈推之。鉷以表示宰相，林甫曰：

「大夫後之矣。」遂不許。俄錞至，國忠問：「大夫知否？」錞未及應。侍御史裴冕恐錞引之，冕叱詈之曰：「足下為臣不忠，為弟不義。聖上以大夫之故，以足下為戶部郎中，又加五品，恩亦厚矣。大夫豈知綷事乎？」國忠愕然，謂錞曰：「實知，即不可隱；不知，亦不可妄引。」錞方曰：「七兄不知。」季鄰證其罪。及日暮，奏之。錞決杖死於朝堂，賜鉷自盡於三衛廚。明日，移於資聖寺廊下，裴冕言於國忠，令歸宅權斂之，又請令妻、女送墓所，國忠義而許之，令鉷判官齊奇營護之。男準除名，長流嶺南承化郡，備長流珠崖郡，至故驛殺之；妻薛氏及在室女並流。初，鉷與御史中丞、戶部侍郎楊慎矜親，且情厚，頗為汲引，及貴盛爭權，鉷附於李林甫，為所誘，陷慎矜家。經五年而鉷至赤族，豈天道歟！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夫奸佞之輩，惟事悅人；聚斂之臣，無非害物。賈禍招怨，敗國喪身，罕不由斯道也。君人者，中智已降，亦心緣利動，言為甘聞，誌雖慕於聖明，情不勝於嗜欲，徒有賢佐，無如之何，所以禮經戒其勿畜。宇文融、韋堅、楊慎矜、王鉷，皆開元之幸人也，或以括戶取媚，或以漕運承恩，或以聚貨得權，或以剝下獲寵，負勢自用，人莫敢違。張說、李林甫手握大權，承主恩顧，尚遭淩擯，以身下之，他人即可知也。然天道惡盈，器滿則覆，終雖不令，其弊已多，良可痛也。宋璟、裴耀卿、許景先獲居重任，因融薦之，此亦有鳳之一毛也。玄宗以聖哲之姿，處高明之位，未免此累，或承之羞，後之帝王，得不深鑒！

贊曰：財能域人，聚則民散。如何帝王，誌求餘羨。融、堅、矜、鉷，因利乘便。以僥寵榮，宜招後患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